

卷八

書名 醒世恆言二十四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八
 內容分類 集 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2
 編號 D86221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醒世恆言二十四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醒世恆言目次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第二卷
 孫老僕義憤成家
 第三卷
 五貫戲言成巧禍



可一居士 評
 墨浪主人 較

孝○義○名○高○身○并○榮○
安○得○盡○居○孝○弟○里○

微○利○相○爭○家○共○傾○
却○把○閨○牆○人○愧○死○

第七卷終

昔○期○其○高○身○再○始○... 且○臣○其○口○只○之○姓○各○以○載
... 之○斷○不○收○... 樂○道○之○... 愈○其○人
... 自○貪○其○言○... 於○古○今○傳○... 之○... 且○非○... 也

第八卷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自○古○姻○緣○天○定○不○繇○人○力○謀○求○有○緣○千○里○也○想
投○對○面○無○緣○不○偶○... 仙○境○桃○花○出○水○宮○中○紅○葉
傳○溝○三○生○簿○上○注○風○流○何○用○冰○人○開○口○

這○首○西○江○月○詞○大○抵○說○人○的○婚○姻○乃○前○生○注○定○非○人
力○可○以○勉○強○今○日○聽○在○下○說○一○樁○意○外○姻○緣○的○故○事
喚○做○喬○太○守○亂○點○鴛○鴦○譜○這○故○事○出○在○那○個○朝○代○何
處○地○方○那○故○事○出○在○大○宋○景○祐○年○間○杭○州○府○有○一○人
姓○劉○名○秉○義○是○個○醫○家○出○身○媽○媽○淡○氏○生○得○一○對○兒

西廂記 卷八
女兒子喚做劉璞年當弱冠一表非俗已聘下孫寡
婦的女兒珠姨爲妻那劉璞自幼攻書學業已就到
十六歲上劉秉義欲令他棄了書本習學醫業劉璞
立志大就不肯改業不在話下女兒小名慧娘年方
一十五歲已受了鄰近開生藥舖裴九老家之聘那
慧娘生得姿容艷麗意態妖嬈非常標致怎見得但
見

蛾眉帶秀鳳眼含情
睂如弱柳迎風面似嬌花拂
水體態輕盈漢家飛燕同稱
性格風流吳國西施
並美藥宮仙子謫人間
月殿姮娥臨下界

不題慧娘貌美且說劉公見兒子長大同媽媽商議
要與他完姻方待教媒人到孫家去說恰好裴九老
也教媒人來說要娶慧娘劉公對媒人道多多上覆
裴親家小女年紀尚幼一些粧奩未備須再過幾時
待小兒完姻過了方及小女之事目下斷然不能從
命媒人得了言語回覆裴家那裴九老因是老年得
子愛惜如珍寶一般恨不能風吹得大早些兒與他
畢了姻事生男育女今日見劉公推托好生不喜又
央媒人到劉家說道令愛今年一十五歲也不算做
小了到我家來時即如女兒一般看待決不難爲就

是粧奩厚薄，但憑親家並不計論，萬望親家曲允，則
个劉公立意先要與兒子完親，然後嫁女，媒人往返
了幾次，終是不允。裴九老無奈，只得忍耐。當時若是
劉公允了，却不省好些事體，止因執意不從，到後生
出一段新聞傳說至今，正是

只因一着錯，

滿盤供是空。

却說劉公回脫了裴家，央媒人張六嫂到孫家去說
兒子的婚事。元來孫寡婦母家姓胡，嫁的丈夫孫恒，
原是舊家子弟，自十六歲做親，十七歲就生下一个
女兒，喚名珠姨，纔隔一歲，又生个兒子，取名孫潤，小

字玉郎，两个兒女方在襁褓中，孫恒就亡過了，虧孫
寡婦有些節氣，守着養娘，守這兩個兒女，不肯改嫁。
因此人都喚他是孫寡婦。光陰迅速，两个兒女漸漸
長成，珠姨便許了劉家玉郎，從小聘定善丹青徐雅
的女兒文哥爲婦，那珠姨玉郎都生得一般美貌，就
如良玉碾成，白粉團就一般，加添資性聰明，男善讀
書，女工針指，還有一件，不但才貌雙美，且又孝悌兼
全。閒話休題，且說張六嫂到孫家傳達劉公之意，要
擇吉娶小娘子過門，孫寡婦母子相依，滿意欲要再
停幾時，因想男婚女嫁，乃是大事，只得應承，對張六

幾道上覆親翁親母我家是孤兒寡婦沒甚大粧奩
 嫁送不過隨常粗布衣裳凡事不要見責張六嫂置
 了劉公劉公備了八盒羹果禮物并吉期送到孫家
 孫寡婦受了吉期忙忙的製辦出嫁東西看看日子
 已近母女不忍相離終日啼啼哭哭誰想劉璞因冒
 風之後出汗虛了變為寒症人事不省十分危篤喫
 的藥就如潑在石上一毫沒用求神問卜俱說無救
 嚇得劉公夫妻鬼鬼都喪守在牀邊吞聲對泣劉公
 與媽媽商量道孩兒病勢恁樣沉重料必做親不得
 不如且回了孫家等待病痊再擇日罷劉媽媽道老

心厚

水流見讀
發聲如此

好諷

官兒你許多年紀了這樣事難道還不曉得大凡病
 人勢凶得喜事一冲就好了未曾說起的還要去相
 求如今現成事體怎麼反要回他劉公道我看孩兒
 病體凶多吉少若要來家冲得好時此是萬千之喜
 不必講了倘或不好可不害了人家子女有个晚嫁
 的名頭劉媽媽道老官你但顧了別人却不顧自己
 你我費了許多心機定得一房媳婦誰知孩兒命薄
 臨做親却又患病起來今若回了孫家孩兒無事不
 消說起萬一有些山高水低有甚把臂那原聘還了
 一半也算是他們忠厚了却不是人財兩失劉公道

張六便怎樣劉媽媽道依着我分付了張六嫂不要題起孩兒有病竟娶來家就如養媳婦一般若孩兒病好另擇吉結親倘然不起媳婦轉嫁時我家原聘并各項使費少不得班足了放他出門却不是個萬全之策劉公耳朶原是棉花做的就依着老婆忙去呵囑張六嫂不要洩漏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爲劉公便瞞着孫家那知他緊間壁的鄰家姓李名榮曾在人家管過解原人都叫他做李都管爲人極是刁鑽專一要打聽人家的細事喜談樂道因做主管時得了些三不義之財手中有錢所居與劉家基址相

連意欲強買劉公房子劉公不肯爲此兩下面和意不和已不能劉家有些事故幸災樂禍曉得劉璞有病危急滿心歡喜連忙去報知孫家孫寡婦聽見女婿病凶恐防悞了女兒即使養娘去叫張六嫂來問張六嫂欲待不說恐怕劉璞有變孫寡婦後來埋怨欲要說了又怕劉家見怪事在兩難欲言又止孫寡婦見他半吞半吐越發盤問得急了張六嫂隱瞞不過乃說偶然傷風原不是十分大病將息到做親時料必也好了孫寡婦道聞得他病勢十分沉重你怎說得這般輕易這事不是當要的我受了千辛萬苦

守得這兩個兒女成人如珍寶一般你若含糊賺了我女兒時少不得和你性命相博那時不要見怪又道你去對劉家說若果然病重何不待好了另擇日子總是兒女年紀尚小何必恁樣忙迫問明白了快來回報一聲張六嫂領了言語方欲出門孫寡婦又叫轉道我曉得你決無實話回我的我今養娘同你去走遭便知端的張六嫂見說教養娘同去心中着忙道不消得好歹不悞大娘之事孫寡婦那里肯聽教了養娘些言語跟張六嫂同去張六嫂擺脫不得只得同到劉家恰好劉公走出門來張六嫂欺養娘

不認得便道小娘子少待等我問句話來急走上前拉劉公到一邊將孫寡婦適來言語細說又道飽因放心不下特教養娘同來討個實信却怎的回答劉公聽見養娘來看手足無措埋怨道你怎不阻攔住了却與他同來張六嫂道再三攔阻如何肯聽教我

也沒奈何如且留他進去坐了你們再去從長計較回他不要連累我後日受氣說還未畢養娘已走過來張六嫂就道此間便是劉老爹養娘深深道個萬福劉公還了禮道小娘子請裏面坐一齊進了大門到客坐內劉公道六嫂你陪小娘子坐着待我教

老荆出來，張六嫂道：「老爹自便。」劉公急急走到裏面，一五一十學于媽媽，又說如今養娘在外，怎地回他，倘要進來探看孩兒，却又如何掩飾。不如改了日子，罷媽媽道：「你真是個死貨，他受了我家的聘，便是我家的，怕他怎的不要着忙，自有道理。」便教女兒慧娘，你去將新房中收拾整齊，留孫家婦女喫點心。慧娘答應自去。劉媽媽即走向外邊，與養娘相見，畢問道：「小娘子下顧，不知親母有甚話說？」養娘道：「俺大娘聞得大官人有恙，放心不下，特教男女來問候。」二來上覆老爹大娘，若大官人病體初痊，恐未可做。」

不如再停幾時，等大官人身子健旺，另揀日罷。」劉媽媽道：「多承親母過念，大官人雖是有些身子不快，也是偶然傷風，原非大病。若要另擇日子，這斷不能勾的。我們小人家的買賣，千難萬難，方纔支持得停當，如錯過了，却不又費一番手脚，況且有病的人，正要得喜事來沖他病也易好。常見人家要省事時，還借這病來見喜，何況我家吉期送已多日，親戚都下了帖兒，請喫喜筵，如今忽地換了日子，他們不道你家不肯，必認做我們討媳婦不起。傳說開去，却不被人恥，壞了我家名頭，煩小娘子回去上覆親母，不消。」

擔憂我家干係大哩。養娘道：大娘話雖說得是，請問大官人睡在何處待男女候問一聲好家去回報大娘也。教他放心。劉媽媽道：適來服了發汗的藥，正熟睡在那里，我與小娘子代言罷。事體摠在剛纔所言了，更無別說。張六嫂道：我原說偶然傷風，不是大病。你們大娘不肯相信，又要你來，如今方見老身不是說謊的了。養娘道：既如此，告辭罷，便要起身。劉媽媽道：那有此理。說話忙了，茶也還沒有喫，如何便去。即邀到裏邊，又道：我房裏腌腌臢臢，到在新房裏坐罷。引入房中，養娘舉目看時，擺設得十分齊整。劉媽媽

屬下文
本

又道：你看我家諸事齊備，如何肯又改日子。就是做了親大官人，到還要留在我房中歇宿，等身子全愈了，然後同房哩。養娘見他整備得停當，信以為實。當下劉媽媽教丫鬟將出點心茶來擺上，又教慧娘也來相陪。養娘心中想道：我家珠娘是極標致的了，不想這女娘也恁般出色。喫了茶，作別出門。臨行，劉媽媽又再三囑付張六嫂，是必來覆我一聲。養娘同着張六嫂回到家中，將上項事說與主母、孫寡婦聽了。心中到沒了主意，想道：欲待允了，恐怕女婿真個病重，變出此不好來，害了女兒，將欲不允，又恐女婿果

是。小病已愈，悞了吉期，疑惑不定，乃對張六嫂道：「六嫂待我酌量定了，明早來取回信罷。」張六嫂道：「正是。」大娘從容計較計較，老身明早來也。說罷自去。且說孫寡婦與兒子玉郎商議這事，怎生計結。玉郎道：「想起來，還是病重，故不要養娘相見。如今必要回他另擇日子，他家也沒奈何，只得罷休。但是空費他這番東西，見得我家沒有情義，倘後來病好相見之間，覺道沒趣。若依了他們時，又恐果然有變，那時進退兩難，懊悔却便遲了。依着孩兒，有個兩全之策在此，不知親可聽？」孫寡婦道：「你且說是甚兩全之策？」玉郎

道：「明早教張六嫂去說日子，便依着他家，櫃奩一毫不帶，見喜過了，到第三朝就要接回，等待病好，連粧送去，是恁樣，縱有變故，也不受他們籠絡。這却不是兩全其美？」孫寡婦道：「你真是個孩子，家見識他們一時假意，應承娶去，過了三朝，不肯放回，却怎麼處？」玉郎道：「如此怎好？」孫寡婦又想了一想，道：「除非明日教張六嫂依此去說，臨期教姐姐閃過一邊，把你假扮了送去，皮箱內原帶一副道袍、鞋襪，預防到三朝客你回來，不消說起，倘若不容，且住在那里，看個下客，倘有三長兩短，你取出道袍穿了，竟自走回，那個

豈得你住，玉郎道別事便可。這件却使不得，後來被人曉得，教孩兒怎生做人。孫寡婦見兒子推却，心中大怒道：「縱別人曉得，不過是耍笑之事，有甚大害？」玉郎平昔孝順，見母親發怒，連忙道：「待孩兒去便了，只不會梳頭，却怎麼好？」孫寡婦道：「我教養娘伏侍你去便了，計較已定。」次早張六嫂來討回音，孫寡婦與他說如此如此，恁般恁般。若依得，便娶過去；依不得，便另擇日罷。張六嫂覆了劉家，一一如命。你道他爲何就肯了？只因劉璞病勢愈重，恐防不妥，單要哄媳婦到了家，便是買賣了，故此將錯就錯，更不爭長。競短那知孫寡婦已先叅透機關，將個假貨送來，劉媽媽反做了。

周郎妙計高天下

賠了夫人又折兵

話休煩絮，到了吉期，孫寡婦把玉郎粧扮起來，果然與女兒無二，連自己也認不出真假。又教習些女人禮數，諸色好了，只有兩件難以遮掩，恐怕露出事來。那兩件：第一件是足與女子不同，那女子的尖尖趨趨鳳頭一對，露在湘裙之下，蓮步輕移，如花枝招點。一般玉郎是個男子漢，一隻脚比女子的有三四隻大，雖然把掃地長裙遮了，教他緩行細步，終是有些

蹊蹺這也還在，下邊無人來揭起裙兒觀看，還隱藏得過。第二件是耳上的環兒，此乃女子平常時所戴，愛輕巧的也少，不得戴對丁香兒。那極貧小戶人家，沒有金的銀的，就是銅錫的，也要買對兒戴着。今日玉郎扮做新人，滿頭珠翠，若耳上没有環兒，可成模樣麼？他左耳還有個環眼，乃是幼時恐防難養，穿過的那右耳却沒眼兒，怎生戴得？孫寡婦左思右想，想出一個計策來。你道是甚計策？他教養娘討個小小膏藥，貼在右耳。若問時，只說環眼生着疔瘡，戴不得環子，露出左耳上眼兒掩飾。打點停當，將珠姨藏過。

一間房裏專候迎親人來，到了黃昏時候，只聽得樂喧天，迎親轎子已到門首。張六嫂先入來，看見新人打扮得如天神一般，好不歡喜。眼前不見玉郎，問道：小官人怎地不見？孫寡婦道：今日忽然身子有些不健，睡在那里，起來不得。那婆子不知就裏，不來再問。孫寡婦將酒餚犒賞了來人，賓相念起詩賦，請新人上轎。玉郎兜上方巾，向母親作別。孫寡婦一路假哭，送出門來，上了轎子，教養娘跟着隨身。只有一隻皮箱，更無一毫粧奩。孫寡婦又叮囑張六嫂道：與你說過，三朝就要送回的，不可失信。張六嫂連聲答應。

道。這。個。自。然。不。題。孫。寡。婦。且。說。迎。親。的。一。路。笙。簫。聒。耳。燈。燭。輝。煌。到。了。劉。家。門。首。賓。相。進。來。說。道。新。人。將。已。出。轎。沒。新。郎。迎。接。難。道。教。他。獨。自。拜。堂。不。成。劉。公。道。這。却。怎。好。不。要。拜。罷。劉。媽。媽。道。我。有。道。理。教。女。兒。陪。拜。便。了。即。令。慧。娘。出。來。相。迎。賓。相。念。了。闌。門。詩。賦。請。新。人。出。了。轎。子。養。娘。和。張。六。嫂。兩。邊。扶。着。慧。娘。相。迎。進。了。中。堂。先。拜。了。天。地。次。及。公。姑。親。戚。雙。雙。却。是。兩。個。女。人。同。拜。隨。從。人。沒。一。個。不。掩。口。而。笑。都。相。見。過。了。然。後。姑。嫂。對。拜。劉。媽。媽。道。如。今。到。房。中。去。與。孩。兒。沖。喜。樂。人。吹。打。引。新。人。進。房。來。至。臥。床。邊。劉。媽。媽。

獨。起。帳。子。斗。道。我。的。兒。今。日。娶。你。媳。婦。來。家。沖。喜。你。須。掙。扎。精。神。則。个。連。叫。三。四。次。並。不。則。聲。劉。公。將。燈。照。時。只。見。頭。兒。歪。在。半。邊。昏。迷。去。了。原。來。劉。璞。病。得。身。子。虛。弱。被。鼓。樂。一。震。故。此。昏。迷。當。下。老。夫。妻。手。忙。脚。亂。拍。住。人。中。即。教。取。過。熱。湯。灌。了。幾。口。出。了。一。身。冷。汗。方。纔。甦。醒。劉。媽。媽。教。劉。公。看。着。兒。子。自。己。引。新。人。到。新。房。中。去。揭。起。方。巾。打。一。看。時。美。麗。如。畫。親。戚。無。不。喝。采。只。有。劉。媽。媽。心。中。反。覺。苦。楚。他。想。媳。婦。恁。般。美。貌。與。兒。子。正。是。一。對。兒。若。得。雙。雙。奉。侍。老。夫。妻。的。暮。年。也。不。枉。一。生。辛。苦。誰。想。他。沒。福。臨。做。親。却。洩。

此大病十分中到有九分不妙，倘有一差兩悞，媳婦少不得歸于別姓，豈不目前空喜，不題劉媽媽心中之事。且說玉郎也舉目看時，許多親戚中，只有姑娘生得風流標致，想道：「好个女子，我孫潤可惜已定了，妻子若早知此女恁般出色，一定要求他為婦。這裏玉郎方在贊羨，誰知慧娘心中也想道：「一向張六嫂說他標致，我還未信，不想話不虛傳，只可惜哥哥沒福受用。今夜教他孤眠獨宿，若我丈夫像得他這樣美貌，便稱我的生平了，只怕不能勾哩。」不題二人彼此欣羨。劉媽媽請眾親戚，赴過花燭筵席，各自分頭

見
便

息，賓相樂人俱已打發去了。張六嫂沒有睡處，

是天使
真然

自歸家，玉郎在房養娘，與他卸了首飾，秉燭而坐，不敢便寢。劉媽媽與劉公商議道：「媳婦初到，如何教他獨宿可教女兒去陪伴。」劉公道：「只怕不穩，便繇他自睡罷。」劉媽媽不聽，對慧娘道：「你今夜相伴嫂嫂在新房中去睡，省得他怕冷靜。」慧娘正愛着嫂嫂，見說教他相伴，恰中其意。劉媽媽引慧娘到新房中道：「娘子只因你官人有些小恙，不能同房，特令小女來陪你同睡。」玉郎恐露出馬脚，回道：「奴家自來最怕生人，到不消罷。」劉媽媽道：「呀，你們姑嫂年紀相仿，即如姊妹

般正好相處怕怎的你若嫌不穩時各自蓋着條被兒便不妨了對慧娘道你去收拾了被窩過來慧娘答應而去玉郎此時又驚又喜喜的是心中正愛着姑娘標致不想天與其便劉媽媽令來陪臥這事便有幾分了驚的是恐他不允一時叫喊起來反壞了自己之事又想道此番挫過後會難逢看這姑娘年紀已在當時情竇料也開了須用計緩緩撩撥熟了不怕不上我釣心下正想慧娘教丫鬟拿了被兒同進房來放在床上劉媽媽起身同丫鬟自去慧娘將房門閉上走到玉郎身邊笑容可掬乃道嫂嫂適

來見你一些東西不喫莫不餓了玉郎道到還未餓慧娘又道嫂嫂今後要甚東西可對奴家說知自去拿來不要害羞不說玉郎見他意兒殷勤心下暗喜答道多謝姑娘美情慧娘見燈上結着一個大大花兒笑道嫂嫂好個燈花兒正對着嫂嫂可知喜也玉郎也笑道姑娘休得取笑還是姑娘的喜信慧娘道嫂嫂話兒到會耍人兩個閒話一回慧娘道嫂嫂夜深了請睡罷玉郎道姑娘先請慧娘道嫂嫂是客奴家是主怎敢僭先玉郎道這個房中還是姑娘是客慧娘笑道怎樣占先了便解衣先睡養娘見兩下取

此語亦非
玉郎不能
道

無光景

笑覺道玉郎不懷好意低低說道官人你須要斟酌此事不是當耍的倘大娘知道了連我也不好玉郎道不消囑付我自曉得你自去睡養娘便去旁邊打個舖兒睡下玉郎起身携着燈兒走到牀邊揭起帳子照看只見慧娘捲着被兒睡在裏牀見玉郎將燈來照笑嘻嘻的道嫂嫂睡罷了照怎的玉郎也笑道我看姑娘睡在那一頭方好來睡把燈放在牀前一隻小卓兒上解衣入帳對慧娘道姑娘我與你一頭睡了好講話耍子慧娘道如此最好玉郎鑽下被裏卸了上身穿衣服下體小衣却穿着問道姑娘今幾青春

了慧娘道一十五歲又問姑娘許的是那一家慧娘羞不肯回言玉郎把頭推到他枕上附耳道我與你一般是女兒家何必害羞慧娘方纔答道是開生藥舖的裴家又問道可見說佳期還在何日慧娘低低道近日曾教媒人再三來說爹道奴年紀尚小回他們再緩幾時哩玉郎笑道回了他家你心下可不氣惱麼慧娘伸手把玉郎的頭推下枕來道你不是個好人哄了我的話便來耍人我若氣惱時你今夜心裏還不知怎地惱着哩玉郎依舊又推到枕上道你且說我有甚惱慧娘道今夜做親沒有個對兒怎

地不惱。玉郎道：如今有姑娘在此，便是個對兒了。又有甚惱？慧娘笑道：怎樣說？你是我的娘子了。玉郎道：我年紀長過你，丈夫還是我。慧娘道：我今夜替哥哥拜堂，就是哥哥一般。還該是我。玉郎道：大家不要爭，只做个女夫妻罷。兩個說風話要子，愈加親熱。玉郎料想沒事，乃道：既做了夫妻，不合被兒睡口中。便說：兩手即掀開他的被兒，推過身來，伸手便去摸他身上，膩滑如酥，下體却也穿着小衣。慧娘此時已被玉郎調動春心，忘其所以。任玉郎摩弄，全然不拒。玉郎摸至脅前時，一對小乳豐隆突起，溫軟如綿，乳頭却像雞頭肉一般，甚是可愛。慧娘也把手來將玉郎渾身一摸，道：嫂嫂好個軟滑身子。摸他乳時，剛剛只有兩個小小乳頭。心中想道：嫂嫂長似我，怎麼乳兒到小。玉郎摩弄了一回，便雙手樓抱過來，嘴對嘴，將舌尖度向慧娘口中。慧娘只認做姑嫂戲耍，也將雙手抱住，含了一回，也把舌兒吐到玉郎口裏。被玉郎含住，着實啞吮，啞得慧娘遍體酥麻。便道：嫂嫂如今不像女夫妻，竟是真夫妻一般了。玉郎見他情動，便道：有心願了，何不把小衣一發去了，親親熱熱睡一回也。好。慧娘道：羞人答答，脫了不好。玉郎道：縱是

一回也好。慧娘道：羞人答答，脫了不好。玉郎道：縱是

取笑有甚麼羞便解開他的小衣褪下伸手去摸他
不便處慧娘雙手即來遮掩道嫂嫂休得囉哩玉郎
捧過面來親個嘴道何妨得你也摸我的便了慧娘
真个也去解了他的褪來摸時只見一條玉莖鐵硬
的挺着喫了一驚縮手不迭乃道你是何人却假粧
看嫂嫂來此玉郎道我便是你的丈夫了又問怎的
一頭即便騰身上去將手啓他雙股慧娘雙手推開
半邊道你若不說真話我便叫喊起來教你了不得
玉郎着了急連忙道娘子不消性急待我說便了我
是你嫂嫂的兄弟玉郎聞得你哥哥病勢沉重未知
怎地我母親不捨得姐姐出門又恐誤了你家吉期
故把我假粧嫁來等你哥哥病好然後送姐姐過門
不想天付良緣到與娘子成了夫婦此情只許你我
曉得不可洩漏說罷又翻上身來慧娘初時只道是
真女人尚然心愛如今却是个男子豈不歡喜况且
已被玉郎先引得神魂飄蕩又驚又喜半推半就道
元來你們恁樣欺心玉郎那有心情回答雙手緊緊
抱住即便恣意風流

一个是青年孩子初嘗滋味一个是黃花女兒乍
得甜頭一个說今宵花燭到成就了你我姻緣一

个說此夜衾枕便試發了夫妻恩愛、一个說前生
 有分不須月老冰人、一个道異日休忘說盡山盟
 海誓、各燥自家脾胃、管甚麼姐姐哥哥、且圖眼下
 歡娛、全不想有夫有婦、雙雙蝴蝶花間舞、兩兩鴛
 鴦水上遊

雲雨已畢、緊緊偎抱而睡、且說養娘恐怕玉郎弄出
 事來、臥在旁邊鋪上、眼也不合、聽着他們初時還說
 話笑耍、次後只聽得牀穰搖晃、氣喘吁吁、已知二人
 成了那事、暗暗叫苦、到次早起來、慧娘自向母親房
 中梳洗、養娘替玉郎梳粧、低低說道、官人你昨夜怎

不見可敬
 後心不亂

般說了、却又口不應心、做下那事、倘被他們曉得、却
 怎處、玉郎道、又不是我去尋他、他自送上門來、教我
 怎生推却、養娘道、你須拿住主意、便好、玉郎道、你想
 恁樣花一般的美人、同牀而臥、便是鐵石人也打熬
 不住、教我如何忍耐得過、你若不洩漏時、更有何人
 曉得、粧扮已畢、來劉媽媽房裏相見、劉媽媽道、兒環
 子也忘戴了、養娘道、不是忘了、因右耳上環眼生了
 疥瘡、戴不得、還貼着膏藥哩、劉媽媽道、元來如此、玉
 郎依舊來至房中坐下、親戚女眷都來相見、張六嫂
 也到、慧娘梳裏罷、也到房中、彼此相視而笑、是日劉

公請內外親戚喫慶喜筵席大吹大插直飲到更深
自辭別回家慧娘依舊來伴玉郎這一夜顛倒風
海誓山盟比昨倍加恩愛看看過了三朝二人行坐
不離到是養娘捏着兩把汗催玉郎道如今已過三
朝可對劉大娘說回去罷玉郎與慧娘正火一般熱
那想回去假意道我怎好啓齒說要回去須是母親
教張六嫂來說便好養娘道也說得是即便回家却
說孫寡婦雖將兒子假粧嫁去心中却懷着鬼胎急
切不見張六嫂來回覆眼巴巴望到第四日養娘回
家進門來問養娘將女婿病凶始娘前夜間同睡

相好之事細細說知孫寡婦跌足叫苦道這事果然
做出來也你快去尋張六嫂來養娘去不多時同張
六嫂來家孫寡婦道六嫂前日講定約三朝便送回
來今已過了勞你去說快些送我女兒回來張六嫂
得了一言語同養娘來至劉家恰好劉媽媽在玉郎房
中閒話張六嫂將孫家要接新人的話說知玉郎慧
娘不忍割舍到暗暗道但願不允便好誰想劉媽媽
真个說道六嫂你媒也做老了難道怎樣事還不曉
得從來可有三朝媳婦便歸去的理麼前日他不肯
嫁來這也沒奈何今既到我家便是我家的人

像得他意我千難萬難娶得个媳婦到三朝便要回去說也不當人子既如此不捨得何不當初莫許人家他也有兒子少不得也要娶媳婦看三朝可肯放回家去聞得親母是个知禮之人虧他怎樣說了出來一番言語說得張六嫂啞口無言不敢回覆孫家那養娘恐怕有人闖進房裏衝破二人之事到緊緊守着房門也不敢回家且說劉璞自從結親這夜驚出那身汗來漸漸痊可曉得妻子已娶來家人物十分標致心中歡喜這病愈覺好得快了過了數日擇扎起來半眠半坐日漸健旺即能梳裹要到房中來看渾家劉媽媽恐他初愈不耐行動教丫鬟扶着自己也隨在後慢慢騰騰的走到新房門口養娘正坐在門檻之上丫鬟道讓大官人進去養娘立起身來高聲叫道大官人進來了玉郎正樓着慧娘調笑聽得有人進來連忙走開劉璞掀開門帘跨進房來慧娘道哥哥且喜梳洗了只怕還不宜勞動劉璞道不打緊我也暫時走走就去睡的便向玉郎作揖玉郎背轉身道了个萬福劉媽媽道我的兒你且慢作揖麼又見玉郎背立便道娘子這便是你官人如今病好了特來見你怎麼到背轉身子走向前扯近兒身

邊道我的兒與你恰好正是個對兒劉璞見妻之美貌非常甚是快樂真個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那病即去了幾分劉媽媽道兒去睡了罷不要難爲身子原教丫鬟扶着慧娘也同進去玉郎見劉璞雖然是個病容却也人材齊整暗想道姐姐得配此人也不辱抹了又想到如今姐夫病好倘然要來同臥這事便要決撒快些回去罷到晚上對慧娘道你哥哥病已好了我須住身不得你可攛掇母親送我回家換姐姐過來這事便隱過了若再住時事必敗露慧娘道你要歸家也是易事我的終身却怎麼處玉郎道這

詞雅

事我已千思萬想但你已許人我已聘婦沒甚計挽回如之奈何慧娘道君若無計娶我誓以冤鬼相隨決然無顏更事他人說罷嗚嗚咽咽哭將起來玉郎與他拭了眼淚道你且勿煩惱容我再想自此兩相留戀把回家之事到閣起一邊一日午餘已過養娘向後邊去了二人將房門閉上商議那事長筭短筭沒個計策心下苦楚彼此相抱暗泣且說劉媽媽自從媳婦到家之後女兒終日行坐不離剛到晚便閉上房門去睡直至日上三竿方纔起身劉媽媽好生不樂初時認做姑嫂相愛不在其意已後日如

此心中老大疑惑也。還道是後生家貪眠懶惰，這
要說因想媳婦初來，尚未與兒子同牀，還是個嬌客
只得耐住。那日也是合當有事，偶在新房前走過，忽
聽得裏邊有哭泣之聲，向壁縫中張時，只見媳婦共
女兒互相摟抱，低低而哭。劉媽媽見如此做作，料道
這事有些蹊蹺，欲待發作，又想兒子纔好，若知得必
然氣惱，權且耐住，便掀門帘進來，門却閉着，叫道：快
些開門。二人聽見是媽媽聲音，拭乾眼淚，忙來開門。
劉媽媽走將進去，便道：爲甚青天白日把門閉上，在
內摟抱啼哭？二人被問，驚得滿面通紅，無言可答。

媽媽見二人無言，一發是了，氣得手足麻木，一手扯
着慧娘道：做得好事，且進來和你說話。扯到後邊一
間空屋中來，丫鬟看見，不知爲甚，閃在一邊。劉媽媽
扯進了屋裏，將門閉上，丫鬟伏在門上張時，見媽媽
尋了一根木棒，罵道：賤人，快快實說，便饒你打罵。若
一句含糊，打下你這下半截來。慧娘初時抵賴，媽媽
道：賤人，我且問你，他來得幾時，有甚恩愛，割捨不得。
閉着房門，摟抱啼哭。慧娘對答不來，媽媽拿起棒子
要打，心中却又不捨得。慧娘料是隱瞞，不過想道：事
已至此，索性說个明白。求爹媽辭了裴家，配與玉郎。

若不允時，拚个自盡便了。乃道：前日孫家曉得，其哥有病，恐誤了女兒，要看下落，教爹媽另自擇日。因爹媽執意不從，故把兒子玉郎假粧嫁來，不想母親教孩兒陪伴，遂成了夫婦。恩深義重，誓必圖百年計。今見哥哥病好，玉郎恐怕事露，要回去換姐姐過來。孩兒思想，一女無嫁，二夫之理，教玉郎尋門路娶我爲妻。因無良策，又不忍分離，故此啼哭，不想被母親看見，只此便是實話。劉媽媽聽罷，怒氣填膺，把棒撇在一邊，雙足亂跳，罵道：元來這老公婆，恁般欺心，將男作女，哄我怪道三朝便要接回，如今害了我女兒。須與他干休，不得拚這老性命。結識這小殺才，罷開了門，便趕出來。慧娘見母親去打玉郎，心中着忙，不顧羞耻，上前扯住，被媽媽將手一推，跌在地上，爬起時，媽媽已趕向外邊去了。慧娘隨後也趕將來，丫鬟亦跟在後面，且說玉郎見劉媽媽扯去慧娘，情知事露，正在房中着急，只見養娘進來，道：官人不好了，弄出事來也。適在後邊來，聽得空屋中亂鬧，張看時，見劉大娘拿大棒子，拷打姑娘。過問這事，哩，玉郎聽說，打着慧娘，心如刀割，眼中落下淚來，沒了主意。養娘道：今若不走，少頃便禍到了。玉郎即忙除下簪兒，把

起一个角兒皮箱內開出道袍鞋襪穿起走出門來
將門帶上離了劉家帶跌奔回家裏正是

拆破玉籠飛彩鳳

顛開金鎖走蛟龍

孫寡婦見兒子回來恁般慌急又驚又喜便道如何
這般模樣養娘將上項事說知孫寡婦埋怨道我教
你去不過權宜之計如何却做出這般沒天理事體
你若三朝便回隱惡揚善也不見得事敗可恨張六
嫂這老虔婆自從那日去了竟不來覆我養娘你也
不回家走遭教我日夜擔愁今日弄出事來害這姑
娘却怎麼處要你不肖子何川玉郎被母親嗔責

無地養娘道小官人也自要回的怎奈劉大娘不
肯我因恐他們做出事來日日守着房門不敢回家
今日暫走到後邊便被劉大娘撞破幸喜得急奔回
來還不曾喫虧如今且教小官人躲過兩日他家沒
話說便是萬千之喜了孫寡婦真个教玉郎閃過
等候他家消息且說劉媽媽趕到新房門口見門閉
着只道玉郎還在裏面在外罵道天殺的賊賤木你
把老娘當做什麼樣人敢來弄空頭壞我的女兒今
日與你性命相博方見老娘手段快些走出來若不
開時我就打進來了正罵時慧娘已到便去扯扯就

進去劉媽媽罵道賤人虧你羞也不羞還來勸我儘力一擽不想用力猛了將門靠開母子兩個都跌進去攬做一團劉媽媽罵道好天殺的賊賤才到放老娘這一交即忙爬起尋時那里見个影兒那婆子尋不見玉郎乃道天殺的好兒識走得好你便走上天去少不得也要拿下來對着慧娘道如今做下這等醜事倘被裴家曉得却怎地做人慧娘哭道是孩兒一時不是做差這事但求母親憐念孩兒勸爹爹怎生回了裴家嫁着玉郎猶可挽回前失倘若不允有死而已說罷哭倒在地劉媽媽道你說得好自在話

見他家下財納聘定着媳婦今日平白地要休這親事誰个肯麼倘然因甚事故要休這親教你爹爹怎生對答難道說我女兒自尋了一个漢子不成慧娘被母親說得滿面羞慚將袖掩着痛哭劉媽媽終是禽犢之愛見女兒恁般啼哭却又恐哭傷了身子便道我的兒這也不干你事都是那老處婆設這沒天

理的詭計將那殺才喬粧嫁來我一時不知教你陪伴落了他圈套如今揔是無人知得把來閣過一邊全你的體面這纔是个長策若說要休了裴家嫁那殺才這是斷然不能慧娘見母親不允愈加啼哭劉

如真策

媽媽又憐又惱到沒了主意正開間劉公正在人家
看病回來打房門口經過聽得房中啼哭乃是女兒
聲音又聽得媽媽話響正不知為着甚的心中疑惑
忍耐不住揭開門帘問道你們為甚恁般模樣劉媽
媽將前項事一一細說氣得劉公半晌說不出話來
想了一想到把媽媽埋怨道都是你這老乞婆害了
女兒起初兒子病重時我原要另擇日子你便說長
道短生出許多話來執意要那一日次後孫家教養
娘來說我也罷了又是你弄嘴弄舌哄着他家及至
娶來家中我說待他自睡罷你又偏生推女兒伴他

何前聽而
因懼內
然

此還費
何大夫

如今伴得好麼劉媽媽因玉郎走了又不捨得女兒
難為一肚子氣正沒發脫見老公倒前倒後數說埋
怨急得暴躁如雷罵道老乞八依你說起來我的孩
兒應該與這殺才騙的一頭撞個滿懷劉公也在氣
惱之時揪過來便打慧娘便來解勸三人攪做一團
滾做一塊分拆不開丫鬟着了忙奔到房中報與劉
璞道大官人不好了大爺大娘在新房中相打哩劉
璞在榻上爬起來走至新房向前分解老夫妻兒
子來勸因惜他病體初愈恐勞碌了他方纔罷手猶
兀自老乞八老乞婆相罵劉璞把父親勸出外邊乃

問妹子爲甚在這房中廝鬧，娘子怎又不見？慧娘被問心下惶愧，掩面而哭，不敢則聲。劉璞焦躁道：「且說爲着甚的？」劉婆方把那事細說。將劉璞氣得面如土色，停了半晌方道家醜不可外揚，倘若傳到外邊，被人耻笑事已至此，且再作區處。劉媽媽方纔住口，走出房來，慧娘掙住不行。劉媽媽一手扯着便走，取巨鎖將門鎖上，來到房裏，慧娘自覺無顏，坐在一個壁角邊哭泣。正是：

饒君掬盡湘江水

難洗今朝滿面羞

且說李都管聽得劉家喧嚷，伏在壁上打聽，雖然聞

得些風聲，却不知其中細底。次早劉家丫鬟走出門前，李都管招到家中，問他：「那丫鬟初時不肯說，李都管取出四五十錢來與他，道：你若說了，送這錢與你買東西喫。」丫鬟見了銅錢，心中動火，接過來藏在身邊，便從頭至尾盡與李都管說。知李都管暗喜道：「我把這醜事報與裴家，攬撥來鬧炒一場，他定無顏在此居住。這房子可不歸于我了。」忙忙的走至裴家，一五一十報知，又添些言語，激惱裴九老。那九老夫妻因前日娶親不允，心中正惱着劉公，今日聽見媳婦做下醜事，如何不氣，一徑趕到劉家，喚出劉公來發

話道當初我央媒來說要娶親時千推萬阻道女兒年紀尚小不肯應承護在家中私養漢子若早依了我也不見得做出事來我是清清白白的人家決不要這樣敗壞門風的好東西快還了我昔年聘禮另自己去對親不要悞我孩兒的大事將劉公嚷得面上一回紅一回白想道我家昨夜之事他如何今早便曉得了這也怪異又不好承認只得賴道親家這是那里說起造恁般言語污辱我家倘被外人聽得只道真有這事你我體面何在裴九老便罵道打脊賤木真个是老亡八女兒現做着恁樣醜事那个不

得了虧你還長着鳥嘴在我面前遮掩趕近前把手向劉公臉上一揷道老亡八羞也不羞待我送个鬼臉兒與你戴了見人劉公被他羞辱不過罵道老殺才今日爲甚趕上門來欺我便一頭撞去把裴九老撞倒在地兩下相打起來裏邊劉媽媽與劉璞聽得外面喧嚷出來看時却是裴九老與劉公廝打急向前拆開裴九老指着罵道老亡八打得好我與你到府裏去說話一路罵出門去了劉璞便問父親裴九因甚清早來廝鬧劉公把他言語學了一遍劉璞道他家如何便曉得了此甚可怪又道如今事已彰揚

却怎麼處劉公又想起裴九老恁般耻辱心中轉惱
頓足道都是孫家老乞婆害我家壞了門風受這樣
惡氣若不告他怎出得這氣劉璞勸解不佳劉公央
人寫了狀詞望着府前奔來正值喬太守早堂放告
這喬太守雖則關西人又正直又聰明憐才愛民斷
獄如神府中都稱爲喬青天却說劉公剛到府前劈
面又遇着裴九老九老見劉公手執狀詞認做告他
便罵道老亡八縱女做了醜事到要告我我同你去
見太爺上前一把扭住兩下又打將起來兩張狀詞
都打失了二人結做一團直至堂上喬太守看見

教各跪一邊問道你二人叫甚名字爲何結扭相打
二人一齊亂嚷喬太守道不許攙越那老兒先上來
說裴九老跪上去訴道小人叫做裴九有个兒子裴
政從幼聘下邊劉秉義的女兒慧娘爲妻今年都已
十五歲了小人因是老年愛子要早與他完姻幾次
央媒去說要娶媳婦那劉秉義只推女兒年紀尚小
勒措不許誰想他縱女賣奸戀着孫潤暗招在家要
圖賴親事今早到他家理說反把小人毆辱情極不
來爺爺臺下投生他又趕來扭打求爺爺作主救小
人則个喬太守聽了道且下去喚劉秉義上去問道

你怎麼說劉公道小人有一子一女兒子劉璞聘孫寡婦女兒珠姨爲婦女兒便許裴九的兒子向日裴九要娶時一來女兒尚幼未曾整備粧奩二來正與兒子完姻故此不允不想兒子臨婚時忽地患起病來不敢教與媳婦同房令女兒陪伴嫂子那知孫寡婦欺心藏過女兒却將兒子孫潤假粧過來到強奸了小人女兒正要告官這裴九知得了登門打罵小人氣忿不過與他爭嚷實不是圖賴他的婚姻喬太守見說男扮爲女甚以爲奇乃道男扮女粧自然有異難道你認他不出劉公道這婿嫁乃是常事那曾有

男子假扮之理却去辨他真假况孫潤面貌美如女子小人夫妻見了已是萬分歡喜有甚疑惑喬太守道孫家旣以女許你爲媳因甚却又把兒子假粧其中必有緣故又道孫潤還在你家麼劉公道已逃回去了喬太守即差人去拿孫寡婦母子三人又差人去喚劉璞慧娘兄妹俱來聽審不多時都已拿到喬太守舉目看時玉郎姊弟果然一般美貌面龐無二劉璞却也人物俊秀慧娘艷麗非常暗暗欣羨道好兩對青年兒女心中便有成全之意乃問孫寡婦因甚將男作女哄騙劉家害他女兒孫寡婦乃將女塔

這一日府堂上好不

駭開

其美婦人
之言切不
聽

病重劉秉義不肯更改吉期，恐怕誤了女兒終身故，把兒子粧去冲喜。三朝便回，是一時權宜之策，不想劉秉義却教女兒陪臥，做出這事。喬太守道：元來如此。問劉公道：當初你兒子既是病重，自然該另換吉期，你執意不肯，却主何意？假若此時依了孫家，那見得女兒有此醜事？這都是你自起釁端，連累女兒。劉公道：小人一時不合，聽了妻子說話，如今悔之無及。喬太守道：胡說，你是一家之主，却聽婦人言語，又喚玉郎慧娘上去說。孫潤你以男假女，已是不該，却又奸騙處女，當得何罪？玉郎叩頭道：小人雖然有罪，却不敢意謀求，乃是劉親母自遣其女陪伴小人。喬太守道：他因不知你是男子，故令他來陪伴，乃是美意，你怎不推却？玉郎道：小人也曾苦辭，怎奈堅執不從。喬太守道：論起法來，本該打一頓板子，纔是姑念你年紀幼小，又係兩家父母釀成，權且饒恕。玉郎叩頭泣謝。喬太守又問慧娘：你事已做錯，不必說起，如今還是要歸裴氏，要歸孫潤？實說上來。慧娘哭道：賤妾無媒苟合，節行已虧，豈可更事他人？况與孫潤恩義已深，誓不再嫁。若爺爺必欲判離，賤妾即當自盡，決無顏苟活，貽笑他人。說罷，放聲大哭。喬太守見他情

詞真懇甚是憐惜且喝過一邊喚裴九老分付道慧娘本該斷歸你家但已失身孫潤節行已虧你若娶回去反傷門風被人耻笑他又蒙二夫之名各不相安今判與孫潤為妻全其體面令孫潤還你昔年聘禮你兒子另自聘婦罷裴九老道媳婦已為醜事小人自然不要但孫潤破壞我家婚姻今原歸于他反周全了奸夫淫婦小人怎得甘心情願一毫原聘不要求老爺斷媳婦另嫁別人小人這口氣也還消得一半喬太守道你既已不願娶他何苦又作此冤家劉公亦稟道爺爺孫潤已有妻子小人女兒豈可與

好不喬太守命苦高

以問得好

他為妾喬太守初時只道孫潤尚無妻子故此斡旋見劉公說已有妻乃道這却怎麼處對孫潤道你既有妻子一發不該害人閨女了如今置此女子何地玉郎不敢答應喬太守又道你妻子是何等人家可曾過門麼孫潤道小人妻子是徐雅女兒尚未過門喬太守道這等易處了叫道裴九孫潤原有妻未娶如今他既得了你媳婦我將他妻子斷償你的兒子消你之忿裴九老道老爺明斷小人怎敢違逆但恐徐雅不肯喬太守道我作了主誰敢不肯你快回家引兒子過來我差人去喚徐雅帶女兒來當堂匹配

裴九老即忙歸家將兒子裴政領到府中徐雅同女
兒也喚到了喬太守看時兩家男女却也相貌端正
是个對兒乃對徐雅道孫潤因誘了劉秉義女兒今
已判為夫婦我今作主將你女兒配與裴九兒子裴
政限即日三家俱便婚配回報如有不從者定有重
治徐雅見太守作主怎敢不依俱各其依太守援
筆判道

弟代姊嫁姑伴嫂眠愛女愛子情在理中一雖一
雄變出意外移乾柴近烈火無怕其燃以美玉配
明珠適獲其偶孫氏子因姊而得婦樓處子不

如此斷法
多醜事
為一段
諱不然
家事訟
而息

踰牆劉氏女因嫂而得夫懷吉士初非銜玉相悅
為婚禮以義起所厚者薄事可權宜使徐雅別賢

裴九之兒許裴政改娶孫郎之配奪人婦人亦奪
其婦兩家恩怨摠息風波獨樂樂不若與人樂三
對夫妻各諧魚水入雖兌換十六兩原只一斤親
是交門五百年决非錯配以愛及愛伊父母自作
冰人非親是親我官府權為月老已經明斷各赴
良期

喬太守寫畢教押司當堂朗誦與眾人聽了眾人無
不心服各各叩頭稱謝喬太守在庫上支取喜紅六

此妙審單

段教一對夫妻披掛起來，喚三起樂人，三頂花，花轎兒擡了三位新人，新郎及父母各自隨轎而出。此事鬧動了杭州府，都說好个行方便的太守，人人誦德，个个稱賢。自此各家完親之後，都無說話。李都管本欲唆孫寡婦裴九老兩家與劉秉義講嘴，螭蟬相持，自己漁人得利，不期太守善于處分，反作成了孫玉郎一段良姻，街坊上當做一件美事，傳說不以爲醜。他心中甚是不樂，未及一年，喬太守又取劉璞、孫潤，都做了秀才，起送科舉。李都管自知慙愧，安身不牢，反躲避鄉居。後來劉璞、孫潤同榜登科，俱任京職。住

有名扶持裴政亦得了官職，一門親眷富貴非常。劉璞官直至龍圖閣學士，連李都管家宅反歸，并干劉氏才鑽小人，亦何益哉。後人有詩，單道李都管爲人不善，以爲後戒。詩云：

爲人忠厚爲根本，何苦刁鑽欲害人。
不見古人卜居者，千錢只爲買鄉鄰。

又有一詩，單誇喬太守此事，斷得甚好。

鴛鴦錯配本前緣，全賴風流太守賢。
錦被一床遮盡醜，喬公不枉叫青天。

第十五卷

陳多壽生死夫妻

世事紛紛一局棋

輸贏未定兩爭持

須臾局罷棋收去

畢竟誰贏誰是輸

這四句詩是把棋局比着那世局世局手騰萬變轉
盼皆空政如下棋的較勝爭強眼紅喉急分明似孫
龐鬪智賭個你死我活又如劉項爭天下不到烏江
不盡頭及至局散棋收付之一笑所以高人隱士往
往寄興棋枰消閒玩世其間吟咏不可勝述只有

國朝曾榮狀元應制詩做得甚好詩曰